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高连营 ◎主编

永生的战士

YONGSHENGDEZHANSHI

如果敌人让你生气，
那说明你还没有胜他的把握。

失败是什么？
没有什么，只是更走近成功一步；
成功是什么？
就是走过了所有通向失败的路，
只剩下一条路，那就是成功的路。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永生的战士

主编：高连营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数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/高连营主编,呼和浩特:内蒙古
人民出版社,2006.12

ISBN7-204-07897-7

I.开… II.高… III.文学-作品集-中国 IV.136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968 号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主 编 高连营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发行电话: 010-87713181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275.725 印

字 数 4000 千
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 册

书 号 ISBN7-204-07897-7/I·1685

定 价 1192.00 元(全 40 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总 序

文明的华夏,名人辈出,代代相续,千古人物。

成功、成名、成家,这是每个时代都令人向往的不倦话题。

步入这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,谁不希望成功?谁不想到成名?谁不企盼成家?21 世纪的年朋友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:“成功从何处起步?成名的奥秘在哪里?成家的诀窍是什么?名人名家们的岁月时代是怎样度过的?”

《开启未来》丛书将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。丛书的作者引用了各界名家名人百余位,怀着眷眷深情,驾起自己回忆的小船,溯流而上,去寻觅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,去捕捉当年智慧的闪光,去追溯自己成功、成才、成家,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源头。

“沧海横流,方显出英雄本色”。名人名家不仅创造了令人景仰的成就,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他们高远的志向、顽强的意志、勤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,正是今天朋友们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。因此,了解名人过去的历史,追踪他们走过的脚印,领悟他们成功、成名、成家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,从中一定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。

这些名人,他们的青春岁月,充满了苦辣酸辛,坎坷磨难或

经战火的洗礼,或历曲折的境遇,或扬逆水的风帆,或留奋斗的足迹……

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,有幸福的回忆,更有苦涩的泪水;有成功的喜悦,也有挫折的苦闷,更有失败后的反思。在名人的生活辞典里,不是没有平凡和琐屑,正是对平凡和琐屑的超越,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和成功。

这套丛书的文字,不是这些大家名人们作流水账式的忆旧,而是在自己漫长的生活画卷上精心地撷取;也不是空洞冗长的理论说教,而是时过境迁的作者真情的流露、实感的迸发。因此读起来亲切、真实、自然,若汨汨清泉,沁人心脾。从他们的经历中,朋友们可以悟出成功的规律,做人的道理,处世的艺术,成名成家的奥秘。

老者不复返,来者永远新。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,要把我国建设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,今天的年朋友任重而道远。希望你们都做伟大时代的强者,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,肩负重任,迎着风雨,用坚强的信念,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,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,走向未来,走向光明,走向自己的成功之路。

成功属于我,属于你,属于他,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。

2006年6月

目 录

在泉边	1
骨肉	14
达吉和她的父亲	28
老烟筒	52
永生的战士	76
黎明的河边	118
登记	154

在泉边

这次我到上泉村去，在那清清爽爽的泉边，听到了一个关于三个青年人的故事。

太阳刚露脸的时候，我沿着小河往村里走，那么淡淡的清清的雾气，那么润润的湿湿的泥土气味，不住地扑在我的脸上，钻进我的鼻子。小河水清得一眼望到底；刚抽穗的麦子清清楚楚地倒映在水里。早上刚下过雨，岸上到处都是浅浅的牛蹄印儿。正走着，猛然背后谁喊了声：“老方——”回头一望，望见小河对岸远远地有一个青年人奔过来，他穿了身新军装，却没佩符号，奔着奔着，解开了衣服，风顶得鼓鼓地。眨眼就跑到了对岸河边，嘴里喊着：“好家伙，这久没来，晓得把我们忘了！”喊着喊着，刷地一跳，一把捞着岸这边的一棵柳树，一个转身，就窜过了六七尺宽的小河，一只热呼呼的巴掌扑着了我的肩膀。

我楞了一下，瞧着站在面前的这个青年人，个子比我高出半头，浓眉大眼，厚厚的紧紧的嘴唇，象是用石头刻出来的，“我说吧，把我们忘了！看，连人也认不得了！”他的话还没有落音，我想起了，“呵，是小铁牛！喝！应征啦！长成大人啦！”我们都笑了。也不管草上闪闪点点的水珠子，一骨碌坐下来。这时，我的脑子里闪出几年以前的小铁牛的影子。

头一次遇见小铁牛是怪有意思的。

那年土地改革正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我在他们村里做青

年团工作。有天，团支部正开着会呢，门外谁在吵哄哄的：“不准进来！”“偏，偏，我们偏要进来！”我出去一看，原来是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虎虎地堵在门口，要闯进来。

见人去多了，有几个想溜开，却被冲在顶前边的一个喝住了：“别跑！怕什么！我们是贫雇农，又不是地主！”我们听了这话，都笑了。但他呢，却斜着眼睛，咬紧嘴巴象咬了个饼子生怕掉在地下那样的。有个团员告诉我，这孩子的小名叫做铁牛。真的，看他那样子，真象个铁牛，只是少着两只角。我忙问他：“什么事，小朋友？”“我问你，同志，他凭什么不让我们进来，凭什么还骂我们？哼！毛主席的规矩，不允许打人骂人！”他这么一讲，我们不由得又笑了起来。另外几个孩子见我们一笑，胆子也大了，七嘴八舌地叫：“对！毛主席的规矩，不允许打人骂人！”“哼！骂我们是小萝卜头子！”“你看他，你看他，你看他象什么——”正巧把门的团员生了张又红又尖的下巴，“——他呀！他才是胡萝卜头子哩！”“哈哈！胡萝卜！胡萝卜！”把门的团员被撩火了：“去你的！嘁嘁喳喳象群鸭子！我们开会商量斗地主，你们懂得什么！”“哼！只有你们懂，我们不懂，喝！你看……”小铁牛提起裤脚，指着说：“我七岁起就给地主胡三放牛，你看，这是他家白鼻子黄牛踏的！踏了我，他们不给瞧，倒狠打了我一顿！”这时，我们才看清他脚背上有块杯口大的伤疤。

小铁牛脚上穿着一双破鞋，露着红生生的脚指头，上身只穿了件长袍不象长袍、短袄不象短袄、黑上补白、白上补黑、团团的棉花向下垂着的破棉袄，看样子是传了好几代的。小铁牛又凑过脸来，说：“胡三有两天没有把草喂牛了，他老婆还把洗

脚脏水往牛栏里倒,这种天还不上冻呀! 还有,今天清早蒙蒙亮,他的小儿子拿了根棍子,这么粗,这么长,对着牛就打,我挡住他不让他打,那小地主还说:‘牛是我家的,随我打,高兴,还随我煎了、煮了、蒸了、剁成肉团子吃呢!’我说:‘牛是你家的呀?哼!再过几天就是我们的了!你碰一根毛看看,我去报告去!’他吓跑了,我们几个就找到这里来了。我们有事要报告,可是不放我们进来!”青年团员听了这些,彼此望了望,把门的抬抬身,几个孩子就挤挤碰碰钻了进来。这时,我才知道小铁牛名叫梁安元,才十三岁。

自这以后,青年团一开会,小铁牛就来,好象是理所当然似的。他听着我们开会,眼瞅着洋灯,那样出神,好象在听老人家讲什么动人的故事一样。我们常常一熬几灯油,他眼也不眨,老是伏在桌边,背着窗子,窗纸上印着他的影子。这些晚上,村里头地主也陪了我们熬夜,冷冷地死死地盯着这个半夜发光的窗户。

十四岁上,小铁牛就入团了,村上的小孩子们都叫他小团员,成天跟着他转和铁牛一说,他便能领着一群孩子去完成。小团员的名字在村里响开了,大人们也很称赞他,有时候家里孩子不听话或闯下祸,家长便跑到团支部要求团支书派小铁牛去替他管教管教孩子……。

当然也有出岔子的时候,听说有次团支部叫小铁牛带着小孩子们去捉金爬爬虫,小铁牛想出了个好主意,每天评模范,看谁捉的多。这办法一出来,小孩子们下了地,就象鸭子下了塘一样,都往虫子多的地方挤,虫子捉的很多,庄稼也踏坏了不少。

弄得村上大人们直叫苦。

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现在的小铁牛，已经成了大人，而且穿上了军装，自然不同从前。

我望着他，说：“呀！你长得真高呀！我记得那时你只齐到我的胸口呢！”他得意地说：“不长得这么高，就穿不上这套军装！”我问：“今年十八还是十九？”“十八！正好十八。”他念着这字，那副神气，就象咬了口水蜜桃似的。接着我又问他这次应征的事情，才知道现在他是从县里回来看看家的，很快就要正式编进队伍了。他说：“这次应征真不简单呢！唐僧取经，九九八十一关。告诉你一件笑话，检查身体的时候，真紧张！我光是验血压就验了三次，头两次，医生说我省得出奇，一摸胸口，扑通扑通象是怀里闷了只公鸡。隔了半天，平了平气，才又验第三次，什么都验完了，我想这下好了，正要往回走，医生又把我扣了下来，说是晚上还要验什么血丝虫。我想，同村来了这些人，偏偏留下我一个，他们问题不大，我算完了。可是他们呢，倒说我有希望，大概他们头几次就不合格。我胡猜乱想，什么血丝虫，我懂，偷偷问旁人。有个人看样子象个内行，对我说：‘没关系！血丝虫是个古怪东西，要等人睡了，心平气静，才查得出来，你不睡，就难查！’我想，这不难，于是我晚上不睡，躲在被窝里滚来滚去，伸拳张脚。等医生来了，我早已练得一身汗。我想，这下差不多了。哪知那医生精明，大概是看出我的心思来了，偏偏弄个东西在我耳朵上喀嚓戳了一下子，弄出血来拿去验去了。我心里真懊悔，谁知道他拣这么个古怪地方来取血呢！要早知道，我先把耳朵活动活动就好了。”

我们忍不住畅开喉咙大笑起来，笑得声音很响，连附近那只正在地里干活的老黄牛也停下来，瞪起双潮潮的大眼睛，吃惊地望我们。这时，雾气已经散了，好一天太阳，把眼前的村子照得清清楚楚。我们躺在草地上，望着村子谈起家常来了。我问：“几年没到你村上来了。你村合作社搞得怎么样？”

“怎么样？看！”他抬身指着从我们眼前到那边山脚下的一片汪洋大海似的麦子，得意地说，“这都是我们社里的。看这样一亩打它个三百斤有问题吗？你在这里的时候一亩能打多少？打个一百五就算顶上开花了。你再看，那边发亮的，原先胡三家那个塘，现在是我们的菱角塘，好多的菱角呀，密密麻麻一满塘，今年秋天你来吃菱角吧！保你一手拿不了四五个。再隔两年还有果子吃哩，你看见那山坡没有？那是我们造的青年林。现在你还望见山坡上的黄土，等我回来的时候就没有缝了。你看，山脚下那座白房子，是我们的俱乐部。到晚，哪怕隔里把路也望得见雪白闪亮的灯光。去年我们青年们又车了几个野塘，提了几十斤鱼，买了那盏汽油灯。现在就是缺图书，本来讲好的，今年再开个二三亩荒地，到秋天就有了，顶好再弄个留声机！”

经他这么一说，我真想马上让他给我当着向导，领我进村参观参观，拜访拜访村里的熟人。但一提起熟人，他却又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，哪个当了干部了，哪个入了党，哪个入了团，哪个谈上对象了等等。我说：“村子变化真不小。猛看没什么，细看可就不同了！”“那当然，不用说别的，你看那只牛吧！”他说着，回身指着正在地里耕地的牛。“那就是胡三家那头白鼻子黄牛。肥多了吧！你看，鼻子上不是有个白点？”

一提起这头牛，我又想起那年这头牛踏了小铁牛脚的事情。随便问道：“胡三班人这几年怎么样？”他立刻转过身来，把脸向我耳边凑凑，象是有些秘密似的说：“老方！可不简单！去年那阵子宣传解放台湾，我们竖起耳朵来。有回，我们民兵到胡三家去，喝，恰巧碰见四五个地主富农在一块嘀咕哩，桌上还放着一份报纸。我们觉得奇怪，向支部里报告了。支部里叫我们注意提高警惕，打听他们在一起说什么话，后来，我们打听到了，听说他们背后谈什么‘枣子吃下肚，核子在心里’；又是什么‘早看东南，必有台风’；还说什么‘有了美国人的条约，就上了保险箍了’。还听说他们抄了我们党团干部一份名单埋在地里哩！你看，他们心里的仇气有多么大，盼蒋介石，盼美国。哼！那时我们几个人就动了心思，便去问乡长：‘乡长，天天叫支援解放台湾，为什么光讲多打粮食卖余粮，不讲参军呢？’乡长光笑，动员我们安心生产。好容易巴到政务院公布了命令，我们几个人才都抢着去报名。可是……老方！我们到区上报名的时候，又碰见了个小官僚，头一次去问，那个小麻子脸干部说‘不知道’，二次去，他还是说‘不知道’，第三回又去，你猜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‘早就告诉你们不知道不知道嘛，还来问。农业生产有前途，别到处穿来穿去的！’看，他倒刮我们一顿胡子！我们也不客气，说道：‘什么安心不安心，人家刀磨得亮花花的，你安得下心，我们安不下来！’那家伙朝我们瞪了瞪眼，我以为他要冒火了，哪知道，嘿，他倒没讲话，放下报纸，掏出了个本本，就说：‘好了好了！姓什么？叫什么？住哪里？先登记下来吧！’看，对这号人非顶顶不行吧！”

他说到这里哈哈大笑,这时候,又有点象从前那个小铁牛了。

又谈了一会,我说:“完了吧?你的故事还真不少哩!”他说:“完了!完了!”虽然说完了,但他却忽然没头没脑地朝我笑起来。我以为是我的帽子上有了什么古怪的玩意儿了,赶忙取下来瞧瞧。这样一来他却笑得更凶了,就象有人呵他的痒那样。我说:“哎!怎么回事?笑什么?”他说:“老方!还有一件事没告诉你哩!嘻嘻嘻!”看他这笑劲,引起我的好奇心来,忙追问:“什么事?什么事?”“我呀!我有了对象了!嘻嘻嘻。不过你可不要向外宣传!”我忍着笑,说:“不宣传。你说,是哪一个?”“柳家秀!就是靠泉边的那一家!”我说:“我不认得。她哥哥是谁?”“哪里来的哥哥!他父母只有她一个宝贝女儿。就是人家喊她叫做‘刺猬姑娘’的那一个!”我大笑起来:“刺猬?哈哈!铁牛碰上刺猬了,正好半斤八两!你不怕她戳人?”

他不在乎地笑笑说:“哪里话!她就是那张嘴厉害,爱跟别人比舌头,别人才这么叫她的呀!”他一指那边的山坡,又说:“你晓得那片青年林是怎么造起来的?去年春天,我们社里青年商量种树,会上,有人主张各人种各人的。她听了这话,很不高兴,跟别的姑娘们咬了咬耳朵,然后就说:‘我们有个意见,要栽就栽在社里的公山上,不能光在自己屋里屋外灶前灶后打小圈子。’有人见她说话这么尖,就半开玩笑地说:‘喜欢在灶前灶后打圈子的是女人。’她说:‘哼!看吧,这回看那个不贴心,我们就把他赶到灶后头去烧锅去!’这下青年人劲头大了。我后来对她说:‘这回你们女的表现不错!’她倒说:‘别说好听的了,我才不

希图你这个团小组长的表扬哩！去表扬表扬男同志去吧，他们进步快！’她就是这脾气，刺得叫人头痛，可以叫人喜欢。

“这回报了名回来以后，凡是有老婆有对象的人，都找着自己的对象商量动员她们作保证。可是我呢，我和她，说对象不是对象，说不是对象又有些那个。后来我想，索性三把火做一把火烧吧，找她谈个清楚干净，行就行，算就算，省得牵牵挂挂的。于是我就到她家去找她。我知道，她每天清早总出来打水，我到了她打水的那眼井边上，果然碰见她了，我喊一声：‘提得动吗？要不要我帮忙？’她说：‘别光说好听的，帮不帮你！’好！随我，我就帮她提两桶。提完了水，我就坐下来，可是，谈什么好呢？真是茶壶里煮饺子——肚里有货嘴里倒不出！”

我又笑了，说：“这真比你上区里打听应征的消息还难哩！”

“是呵！我说的是真心话。谈什么好呢？还是谈应征吧！我说：‘我报了名了。’‘早晓得了。’‘快检查身体去了！’‘什么时候？’‘不知道。’‘你不是说快了吗？’‘大概是快了。’就干巴巴地谈了这么几句，又没的说了。我想，干脆下决心打开天窗说亮的吧，等树上那只鸟儿一飞开我就开口。可是，周围静悄悄的，那只鸟却停在那里不飞。我等急了，就起来赶它，但它又特别胆大，望望我，还是不飞。这时，她说：‘看你，它惹你啦？’我说：‘好玩嘛！你看它一动也不动，呆里呆气，象被钉子钉住了样的！’她说：‘好玩？我看你才好玩哩！跟它差不多！’这话说得我不好意思起来，我想，既然说我和鸟差不多，大概是想赶我走了，于是我就说：‘好，我走了！’但她又说：‘看你！名已报了，还有什么匆匆忙忙之急事！’我只好又不走了。这时，我忽然想起前些时候参观

区农场麦子的事来，就长呀短呀的谈麦子。但她又不赞成，笑了笑，说：‘大清早，忙忙的，谁听你上技术课哩！’其实，我自己也觉得无味，但不谈这个，谈什么好呢？你不要笑，真的。

“老方！别看小时候我们俩常在一起捉金爬爬虫，可是现在大了，不同了。不知怎么搞的，我见了别的姑娘没有什么，见了她，舌头就不灵了；她呢，好象也是这样，本来她说话就带刺，见了别人还好些，特别是见了我，准能从身上挑出一百二十个岔子来。去年春节演节目，她硬是提意见叫我组长带头，我本来没有参加歌咏队，不会唱歌，但被他们逼得没法，只好上了台好歹唱了一个应付过去了。可是，事后她就给我起了个外号，叫我‘打野鸭子’的。后来我就参加了歌咏队。又有一次，是我很久没有剃头了，她当着姑娘们的面就说：‘你们看，他的头发可以编辫子了！’我只好偷偷去剪头。可是剪了头，还不行，她又对姑娘们说：‘你们看，我们这里有个个人是醋坛子里钻出来的呀！’‘哪个？’‘你们闻闻，哪个衣裳有股酸味就是！’我只好偷偷地去换衣服。就是这样挑这挑那的。我想，我心里有她，但她的心里怎么想的，我不知道。最后我想，还是不说算了，不要碰一鼻子灰。不如等到了部队上以后再写封信给她。眼不见心不烦，有话好讲。于是就这么干干巴巴的谈了一早上麦子，就走了。

“第二回见面，是她先找我。那是刚刚接到喜报的时候。我们乡里报名应征的，一共被批准了九个人，九个人里有两团员，一个是我，还有一个是崔福来。崔福来你认得吧？是我们支部的宣传委员哩！可是他很不争气，通知没来的那一天，他还有说有笑有板有眼，一接到通知，就变了卦了，说是他妈思想不通。果

然，他妈也真又哭又叫的，鼻涕挂在嘴唇上，干部再动员也不行。崔福来就对我们说：‘真叫我为难！不去不好，去也不好，政策上讲的是要三通。我想来想去，只得今年不去了，反正今后要实行义务兵役制，迟早也要去。’还对我说：‘你哪天走，我敲鼓打锣送你。虽是这次去不了，还应欢欢喜喜，不能灰心丧气！’讲得满漂亮。哪知坛口好封，人口难封，不到一天，他的好朋友就把话透出来了，原来他妈哭叫拖腿，是崔福来叫她装出来的，崔福来自己不愿意去，因为他迷上了一个姑娘，说是已经谈得差不多了。”

我忙问：“迷上了哪个姑娘？”

“还有个！就是她嘛！我刚知道这事情的时候，非常吃惊，我想，她平素为人我知道，难道她会看中了崔福来？不过也不敢说，崔福来有文化，又会唱又会跳，演节目的时候他们就常在一道。我呢，文化不高，又不会唱，又不剪分头，衣服也不讲究。再一想，算了！她真的看中了他这种人，我也就看不中她了，算了算了吧。第二天，我一下午没有见人，在山上晃了个半天，靠黑才下山，路过泉边的时候，撞见她了。我急忙找了个岔路走。她喊了一声，赶了上来：‘哟！军装还没上身就不理人了！’我停下了，没有理她。她碰了一个软钉子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又问：‘怎么这么黑才回去？吃过了晚饭啦？到哪里去来？’我说：‘也没什么秘密地方去，快走了，到山上玩了一转。’‘哪天动身？’‘说走就走！’‘怎么你好象不大高兴呀？’‘什么不高兴，早就巴着这天了！我家又没人哭哭啼啼拉拉扯扯的。’她不作声了。这时，山坡下面俱乐部汽油灯已经点上了，人声哄哄的，大概是在准

备欢送会。隔了一会,她说:‘今天我找了你两趟。我问你,听人说你不想走啦,真的?’我一惊,说道:‘不去?我才不是那种人哩!在这个火头上,我不能象那种人一样,给团丢脸!叫人家地主富农笑掉了牙。人家寻人家的快乐去吧!我不能,本来千斤担子是两个人担,现在我一个人也要挑起来!’她叹了一口气,忽然说:‘你好象对我有什么意见?我知道……’‘知道就好,瞎子吃汤圆,眼虽不见心里有数!’把她惹火了,说:‘有话明讲,你这是什么意思?’我说:‘明人不用细讲,我还有事哩!’拔腿就走了。但是走了一会,我又后悔,想回头,又不好意思,算了!反正日久见人心,走着瞧吧。

“直到临走的前一天,才又碰见她,又是在泉边。

“月牙贴着崖边,凉丝丝的。我正砍了根柳树枝子从山上下来,一眼就看见她正在打水。我望了她一下,她望了我一下,她低下头去打水;我呢,站下了。隔了一会,她抬起头来先开了口:‘你要走啦,临走还不来帮人家一下子!’你知道,她说话总是那么副腔调,还把辫子那么一甩。我想想,就跑了过去,弯下腰去提水。泉边透明透亮的,照得见她的影子,站在我背后,一双眼睛打量着我,闪闪惑惑的。打满了水,我想走好呢,还是不走呢?还是走吧,她见我抱起柳树枝子,说:‘慌什么?——砍这做什么?’我说:‘昨晚我们几个人一起商量的,临走要给社里留个纪念,丢个想头。我们社里牛栏四周树太少了,栽上这些,好给牛有个地方遮个太阳打个盹。’‘哟,就只你们想到了!’说了句,就蹲下去撕野花瓣瓣,撕了两三朵,又说,‘为什么不在泉边栽上几棵?牛倒没忘,把人倒忘了!’我说:‘这里不用我栽,自有旁人